



学科导航4.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

《李自成》第一百一十七章

<http://www.fristlight.cn> 2007-09-07

[作者] 姚雪垠

[单位]

[摘要] 袁时中率领从人来到寨外时，牛佺已经同着李双喜和吴汝义在那里等候。袁时中一看有人迎接，赶快下马，趋前相见。牛佺一一介绍。袁时中连连拱手施礼，说：“劳各位如此远迎，实在不敢领受。”进寨后，一路行来，袁时中看到街上熙熙攘攘，小商小贩正在十字路口贩卖东西，好像太平年景一样，不免心中暗暗赞叹。

[关键词] 《李自成》;明朝;小说;姚雪垠

袁时中率领从人来到寨外时，牛佺已经同着李双喜和吴汝义在那里等候。袁时中一看有人迎接，赶快下马，趋前相见。牛佺一一介绍。袁时中连连拱手施礼，说：“劳各位如此远迎，实在不敢领受。”进寨后，一路行来，袁时中看到街上熙熙攘攘，小商小贩正在十字路口贩卖东西，好像太平年景一样，不免心中暗暗赞叹。到了行辕大门外，高一功已经率众位大小将领在那里等候，互相施礼，当即一同进入行辕。一直进到第二进院子，才见李自成率着牛金星、宋献策等站在大厅的台阶上等候。他们见到袁时中，赶快降阶相迎。袁时中知道中间的大汉便是闯王，赶快躬身作揖，就要跪下叩头。闯王一把搀住，说：“不许行此大礼，请进吧。”袁时中哪里肯依，一定要叩头，闯王只得作揖还礼。然后袁时中又向牛、宋行礼，牛、宋谦逊还礼。进入大厅后，重新施礼毕，闯王便请袁时中在客位就座。袁时中一再推辞，说：“请大元帅上座，再受时中一拜。”闯王不依，强拉袁时中在客位就座。这样又不免彼此推辞谦让一番。宋献策在旁边说道：“今日因是袁将军初次到此，宾主之礼还是要讲究的。从今往后，袁将军就是大元帅麾下的部将，那就不必再行此礼了。现在请袁将军不必推辞，就在客位就座。”袁时中推辞不过，只得勉强在客位坐下，侧着身子，不敢认真落座。刘玉尺和朱成矩也同大家一一行礼，一起坐下叙话。闯王说道：“将军与二位先生远道辛苦，光临敝帐，实在受之有愧。今后既然大家聚在一起，就是一家人了。我们同心协力，共建大业，事成之后，有福同享，不敢相忘。”袁时中赶快起身答道：“久仰大元帅仁义之名，众望所归，又且名在讖记，足见天心已定，十分昭然。可惜时中身在豫东与颍、亳之间，不能早日进谒，效忠左右。今日有幸，得瞻光辉，偿了宿愿，实在高兴。今后只要大元帅不弃，时中一定始终相随，甘效犬马之劳，纵然肝脑涂地，也是甘心。”闯王没有想到，袁时中一介武夫，吐属竟如此文雅。便又说道：“将军能够来到这里，与我共事，我决不会当外人看待。我们这里虽然十之八九都是关中将士，延安府一带的人更多，可是如今家大业大，各地英豪俊杰，纷纷前来。像在座的李公子便是河南的名门公子，他也带来了数千豫东将士。我们都不分远近，一视同仁。”李岩见闯王提到自己，便也说道：“袁将军不必顾虑。大元帅恢宏大度，虚怀若谷，到处延揽英雄，如饥似渴。将军是河北英俊，远近皆知，到此以后，闯王必然倚为股肱，前程未可限量。”袁时中十分感动，又要站起来，但被闯王用手势阻止，便欠着身子说：“时中今后便是元帅部属，只要有所吩咐，不敢不尽心竭力，始终效命！”闯王微笑点头，又转向刘玉尺、朱成矩问道：“刘先生。朱先生，可是与袁将军共事多年？”刘玉尺答道：“自从袁将军由河北来到豫东，我们二人便先后到辕门相投。一见之下，知道袁将军忠厚仁义，非一般草莽英雄可比，所以誓死相随，如今也两年多了。”闯王又笑着说：“听说刘先生是饱学之士，胸富韬略，可恨相见太晚。”“在下并无学问，也无韬略，只是一心辅佐袁将军而已。如今天下群雄并起，逐鹿中原，因为知道闯王是真正救世之主，虽尚未得天下，但天命所归，人心所向，已无可疑。玉尺从去年以来，就奉劝袁将军不必与群雄角逐，只须暂时独树一帜，以待圣人。袁将军也是这番心意。不想今日果然能够来到大元帅麾下，玉尺的一番心愿，果然得偿了。”闯王又笑向朱成矩问道：“久闻朱先生也是萧、曹、张良一流人物，今日来到，实在大快人意。不知对今后大事有何见教？”朱成矩赶快站起身拱手说：“蒙大元帅过分奖饰，愧不敢当。成矩是碌碌书生，并无什么别的本领，只是劝袁将军不妄杀无辜，不扰害百姓，严禁部下奸淫，好生练兵，与地方百姓休养生息，以待救世之主。幸赖袁将军居心仁厚，礼贤下士，闻过则喜，从善如流，故两年来小袁营所到之处，尚能做到平买平卖，秋毫无犯。倘使袁将军能成为邓禹和徐懋功一流人物，则成矩之愿足矣。”宋献策心中明白刘、朱二人所说的都是事前准备就的冠冕堂皇话头，但是他身为闯王军师，在此场合，不得不赶快点头说道：“好极！好极！两兄所言使献策深为佩服。能得二位阁下在袁将军左右，袁将军

日后功名富贵，夫复何忧！至于我们大元帅奉天倡义，吊民代罪，仁德所及，如冬日在人，早已妇孺皆知，令名昭著。我也是多年奔波，足迹半天下，观人多矣，后来得遇大元帅，才有了安身立命之所。现在袁将军和二位来得正是时候，不日就要进攻开封，望袁将军建立功勋，机不可失。”袁时中又欠身说：“承蒙军师指教，深中下怀，自当铭记在心。时中草莽无知，读书甚少，以后请军师与牛先生多多教诲，使时中能在闯王麾下做一员偏将，尽力效忠，不负此生。”牛金星笑着说：“袁将军如此诚心，又如此谦虚，在草莽英雄中实在难得。以后我们一起共事，只要能早日打下江山，将军建立殊勋，封侯封伯，自然不难。今日风云际会，也是天意所定。”当他们说话的时候，李自成一直静静听着。在一二年前，他还不太习惯听恭维话，如果有谁当面奉承，他心里会感到很不自在，甚至会产生反感。但自从牛、宋等人来到身边，宋献策献了那个企记，他又正式称为“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”后，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和义军队伍的壮大，那些“天命所归”、“救世之主”一类的颂扬话渐渐地听得多了，认为理所当然。所以在今天这种场合，听着双方在谈话中都一再地颂扬他，他总是面带微笑，对袁时中的谦逊颇为满意。这时他望着时中问道：“不知时中将军父母是否健在？家里还有什么亲人？”袁时中回答说：“末将幼年饥寒贫困，可怜父母双亡。有一个亲叔父，多年前流落他乡，失去音信。前年才托人百方打听，将家叔找到，接来军中，不幸去年病故。目前只有一个堂弟，名唤时泰，随我做事，算是惟一的亲人了。”闯王叹口气说：“君昏臣暗，天灾人祸，多少人死于非命。在我的部将里头，也有许多父母饿死或逃荒在外的。”袁时中说：“今天能到大元帅身边，就算有了靠山，也同有了父母一般。”牛金星说：“正是此话。闯王待人，有恩有义。许多人都是无家无亲，一到闯王这里，如同到了亲人身边一样。何况袁将军少年有为，正是建功立业之时，闯王一定会青眼相看。”又谈了一阵，闯王便派人将曹操和吉珪从附近一个村子里请来，在大厅里摆开了筵席，为袁时中等人接风。老营和附近营中的重要将领都来作陪。驻在附近的大将中只有田见秀、刘芳亮、谷英等由于军事倥偬，各有要务在身，不曾前来。宴会以后，闯王让牛金星和宋献策陪同袁时中等去住处休息。当大家拱手作别的时候，曹操的脸上有一种不可捉摸的神气，这种神气并没有逃过闯王的眼睛。重新坐下以后，闯王有意同他谈起袁时中来投之事。曹操仅仅一笑说：“俗话说，知面不知心。现在他既然来了，大元帅不妨以诚相待，今后如何还不知道。”吉珪也接着说：“如能真心跟随大元帅，当然很好。万一他三心二意，再设法除掉不迟。”闯王不愿听这种话，赶快说：“我们还是谈谈进攻开封的事吧。”为袁时中及其亲随准备的下榻地方是一所逃走的乡绅住宅，十分宽敞。牛金星和宋献策陪客人来到上房，坐下闲谈一阵，正要告辞，却被时中留住。但见时中对刘玉尺暗使眼色，刘玉尺笑着说道：“宋军师、牛先生，闯王对我们袁将军如此厚爱，使袁将军与我们小袁营将士永远感激不忘。玉尺有一句心中话，不知敢说与否。”宋献策说：“虽然我与玉尺兄是初次见面，但我看玉尺兄也是十分慷慨豪爽，与人肝胆相照。既然有话，不妨直说。”刘玉尺说：“这话并非为我，实是为使袁将军能永远为闯王效忠不二，而袁将军部下也都能从此与闯营老将士同心同德，不分彼此。”牛金星已经请到八九，正中他和宋献策的心意，便哈哈笑道：“你直说吧，也无非是要结为秦晋之好这件事罢了。”刘玉尺赶快拱手说道：“牛先生既然已经猜到，也就无须刘某多说了。袁将军今年二十六岁，尚无正室夫人。听说大元帅有一位令媛，尚未配人，不知是否可以高攀，使袁将军得为乘龙佳婿？倘能成此良缘，岂不美哉！”朱成矩接口说：“如能缔结良缘，则袁将军数万部下就会完全一心相投，不会再生嫌疑。”宋献策说：“此事当然甚佳，只是尚未向大元帅禀报，我们不敢自作主张。大元帅无疑极为赏识袁将军的人品才干，愿得如此快婿。只是，大元帅虽有一位令媛，年纪尚小，今年不过十五岁，未到出阁之年。”刘玉尺、朱成矩又说了一些希望牛、宋“玉成佳事”的话。牛金星因为袁时中鞍马劳顿，便请他好生休息，遂同宋献策一起告辞出来。他们来到宋献策的帐篷中，商谈片刻，决定先听听高一功的意见。宋献策便派亲兵去请，只说有要事相商。过了一会儿，高一功匆匆来到，坐下后，打量一眼牛、宋二人的神情，问道：“不知二位有什么喜事，如此满面堆笑？”宋献策笑着说：“别事可以暂时不麻烦一功将军，此事必须先同一功将军一谈。”高一功心中猜到八分，说道：“请直说吧，我先听听你们的。”于是牛金星、宋献策便把刚才与刘玉尺、朱成矩的谈话复述了一遍。高一功听罢，正色说道：“不行。上午已对你们说过，兰芝还小，不到出阁年龄。闯王别无女儿，招的什么娇婿？”想了一下，他又说：“啊，你们可以另打主意。最近两三个月，从米脂家乡逃来一些人，其中有闯王的两个侄女，都有十六七岁。是否在侄女中挑选一个姑娘许配给袁将军，这要看闯王的意思。既然不是我的外甥女儿，我不好多作主张。”宋献策看他对兰芝的亲事回答得斩钉截铁，就不好再说下去。他有一个移花接木的主意，但不愿马上吐口，忽然对高一功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得多想一想，然后回禀闯王。”高一功走后，宋献策对牛金星说：“闯王的侄女，看来未必会使袁时中满意。虽说米脂出美人，可是这两位侄小姐都不很俊，也太老实。我想，同袁时中这种人结亲，非同一般。我们只是要借助结亲，使袁将军更能忠心辅佐闯王。如果嫁去的姑娘庸庸碌碌，世事不懂，也不过徒做一个老婆而已，实非我们笼络袁将军之初衷。”牛金星点头说：“正是此理。倒不如在高夫人身边的姑娘中挑选一个，作为闯王养女下嫁袁将军，也是一个办法。”“我正有这个想法，但闯王与高夫人是否同意，尚不得而知。这个主意，我们先向

王禀明，看他如何决断。高夫人身边不乏才貌双全的好姑娘，何愁袁时中不能满意？”当牛、宋二人正在商量的时候，袁时中和刘玉尺、朱成矩也在交谈。他们对于闯王的礼遇都感满意，但袁时中仍然担心自己不是陕西人，与陕西起义的将领们毫无渊源，日后仍然会生出嫌隙。于是话题又转到结亲的事情上来。刘玉尺说：“现在已经知道，闯王的令媛只有十五岁，年纪确实还小，即令闯王愿意，闯王夫人也未必同意。我们要退一步着想。闯王这里必然有些家属随军，不得已就从他的侄女中找一个结亲，也是一个办法。”袁时中有点犹豫，说：“随便找一个，怎知人品是否恰当？”刘玉尺说：“延安府有句俗话：米脂的婆娘安塞的汉。据说安塞的男人长得俊，米脂的女人长得俊。米脂有一条河，水土很好，自古是出美人的地方，随便找一个姑娘，都是明眸大眼，长得俊俏。”朱成矩点头说：“是的，貂蝉就出在米脂。”袁时中说：“你们二位先生斟酌办吧，这事情我也没有多的想法。”由于连日来旅途劳顿，又商量了一会儿，他们就各自休息去了。当天傍晚，宋献策、牛金星来到闯王屋中。这时间王已听了一个下午的禀报，有的是关于军粮的，有的是关于部队的出发情况的，有的是关于商丘、开封两地官军防守情况的，还有许多事情正在等着向他禀报。看见牛、宋二人进来，他就挥手使一些将领退了出去。高一功因有别的事情，也随着退了出去。李自成问道：“你们二位可同袁时中又谈了一阵？”牛金星说：“又谈了许多，看来袁时中确实颇具诚意，并无半点虚情。因为他们诚意相投，所以又把结亲的事提了出来，请闯王斟酌。”“这事情不太好办，因为兰芝还小，纵然我答应，她妈也不肯答应。”宋献策故意问：“是否可以从大元帅的侄辈姑娘中挑选一个，许配给袁将军？”“侄女倒是有两个，但都是最近从米脂乡下出来的，人品一般，又不懂事，怕未必能使袁将军满意。”牛金星说：“麾下说得很是。袁将军来到之前，我与军师在麾下前谈到如何使袁时中忠心不二，不妨结为姻亲，曾蒙麾下首肯。恰好今日先由刘玉尺提出结亲的话，可见双方同有此心。刚才军师同我也曾谈到，我们今日与袁将军结亲，务必要从大的方面着眼，单单许配一个姑娘，如果懦弱、无知，也没有多大好处。倘若有一个姑娘，有容貌，有武艺，又有心计，结亲之后，能使袁时中听她的话，忠心耿耿侍奉麾下，那才算好姻缘，不虚为秦晋之盟。目前这样的姑娘在老营中并非没有，只不知麾下和夫人是否舍得。”闯王马上想到，这是一个办法。像慧英、慧梅这样的姑娘，有武艺也有阅历，结亲以后，定可以使袁时中服服贴贴，忠心拥戴，不生异志。然而他没有忘记，就在今天早上，高桂英还曾向他提起，要把慧英配给双喜，慧梅配给张鼐。他想着关于她们的终身大事，不能匆忙中将话说死，便说：“此事让我再想一想吧。”接着，他们又谈起如何向商丘进兵的事。闯王谈到，下午李岩在这里，曾劝他从今以后，每占一地，不要再放手扔掉。最好先在开封周围的府、州、县设官授职，治理百姓。攻下开封后，就以开封为立足之地，经营中原，然后东进临清、济南，西进潼关，攻占西安，再派遣一支人马渡黄河骚扰畿辅。宋献策听了，从容问道：“麾下以为如何？”“我们有实际困难啊！”闯王叹口气，然后把声音放得很小，说：“曹操这个人哪，实际与我们同床异梦，总难一心。今天袁时中来，他就不太高兴，惟恐我们的力量强大。如果我们每占一座城市就分兵把守，他的人马就会超过我们，反客为主，这是不行的。还有一层：目前我们虽然号称五十万人马，实际上连随营眷属有二三十万，其中能战的兵并不很多，多数兵来不及训练，还有些兵是河南本地来的，乡土念头甚重，倘遇局势不利，就会各自奔回家乡。目前如果我们把兵力分散，不仅曹操可虑，我也担心会给官军以可乘之机。至于林泉的建议，到了时候我会采纳的，只是目前尚非其时。”“那么，麾下的意思……”“我的意思是，林泉的主意虽好，等打下开封再说。打下开封，以开封的财富养兵，然后再四面出兵，占领周围的府、州、县，就不至于处处分兵，又要打开封，又要防守各府、州、县。咱们这次攻打开封，势在必得，到那时占据州、县，设官理民，也不过几个月的事，至迟一年罢了，何必那么着急！”宋献策本来很赞成李岩的建议，但看到闯王主意已定，也就不敢多说了。于是又开始商谈别的事情。正在这时，李双喜走了进来，向闯王禀报说，有几个百姓求见。闯王挥手说：“咳，你这孩子！你看这里有多少大事等着我处理。那些百姓求见，也不过是要我替他们伸冤报仇，或劝我去攻哪座城池。你就替我做主回话吧，不要再打搅我啦。”双喜退出后，他们继续商谈。闯王留他们一起吃了晚饭。饭后话题又回到与袁时中结亲的事情上来。闯王问道：“你们看，老营中哪一个姑娘许配给袁时中比较合适？”牛金星说：“慧英这姑娘，又有忠心，又有姿色，又在夫人身边多年，颇有阅历，倘若嫁给袁时中，可以使他永不敢怀有二心。”李自成摇摇头说：“目前夫人处处需要她做事，她名为身边女兵，实为左右膀臂，只恐夫人不肯。”“慧梅如何？”宋献策问。牛金星也说：“慧梅这姑娘，外柔内刚，容貌比慧英更俊，袁时中必然十分满意。”自成又摇摇头说：“夫人已经替她选了女婿。何况她目前在健妇营，十分得力。红娘子身怀六甲，许多事都是慧梅在管。”宋献策说：“目前与袁将军结亲，是一件大事。至于健妇营，比起来毕竟是件小事。权衡轻重，不应因小失大。红娘子虽然身怀六甲，几个月后，生了孩子，依然可以亲自处理大事。其实所谓大事，也不过训练千把妇女罢了。如果把慧梅许给袁时中，则小袁营数万将士都将一心一意跟随麾下，不会再生芥蒂。”“可是夫人已经把她许给张鼐了。”“是否已经向他们说明？”“没有说明。只是夫人私下同我商量，说他们起小就来到军中，如同兄妹，后来一同杀敌，磨练成人。虽说没有定亲，但两下心里都早已有意。”宋献策略一思忖，接着说道：“既是没有说明，没有替他们凭媒定亲，这事就要从大处着眼。对张鼐小将军，这话好说。一个堂堂英武小将，何怕没有好的女子配他？闯王可以另外替他

物色，我们也可替他物色，总可以替他找一个聪慧貌美的姑娘，不下于慧梅。破了开封之后，大家闺秀中任凭选择。至于慧梅，原是姑娘，纵然心里有意，也不好开口。自古儿女亲事，要听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还是麾下与夫人说了算数。”宋献策的一番话，使闯王听了觉得有理，但他还是想同高夫人商量一下，便说：“此事我们还不晓得袁将军意下如何，也不晓得夫人意下如何，今晚暂时可以不作决断。”宋献策又说：“这也好办，明日早饭以后，我们就派人去陪袁将军观操，顺便也去看看健妇营的操练。到健妇营观操时，不妨暗中告诉他，慧梅就是健妇营的首领。如果他对慧梅十分有意，这事在他那方面就算定了。那时麾下就请夫人到行辕来商量。只要麾下决断，夫人纵然不情愿，也不好多说。”闯王说：“看来为着创建大业，笼络英雄，也只好这么办了。只是慧梅和张鼐会心中难过，尤其慧梅！”牛金星笑着说：“唐太宗千古英主，为着安定西睡，还不惜遣文成公主远嫁吐蕃。何况袁将军近在左右，又是相貌堂堂，年纪不大。慧梅纵然同张鼐自幼在一起长大，患难与共，互相有意，但儿女婚事，要靠父母做主。纵然她在出嫁时一时难过，日后必然是美满姻缘，夫妻和好。大元帅大可放心。”第二天早饭后，健妇营的女兵们像往常一样有一阵休息。突然，从大元帅行辕中来了一个飞骑，传谕说：军师马上就要陪着一位袁将军前来观操，要红帅和慧梅女将准备一下。红娘子和慧梅听了都感到诧异：从来外边人都不来看女兵操练，为什么这一次偏偏来看？她们不敢迟延，赶快命令健妇们将马匹备好鞍子，列队走往校场。不到片刻工夫，果然看见宋献策和客人带着一群亲兵往健妇营驰来。慧梅带着各哨健妇们站在校场中等候，红娘子走出营外迎接军师和客人。宋献策和袁时中赶快下马。宋献策笑指红娘子说：“这就是红娘子将军，李公子的夫人，如今是健妇营的首领。”又转看着客人们说：“这位是昨天来到的袁时中将军。这位是刘先生。这位是朱先生。他们都是袁将军的亲信幕僚。”红娘子和客人们互相施礼以后，便邀请他们往她的军帐中小憩。宋献策说：“不必了。袁将军因久闻闯王这里有健妇营，特来看看操练。如已准备停当，就请红将军下令开操。看完以后，袁将军还要去别处观操。”袁时中也笑着说：“早就听说这里的姐妹们弓马娴熟，武艺精通，是开天辟地以来未曾见过的新鲜事儿，所以我特意前来看，以饱眼福，也广见闻。”红娘子说：“不知袁将军和军师想看什么？我们这里有骑射，有步射，有各种兵器的操练，也开始学习阵法，能变换几种阵形，是否一样一样都练给诸位看看？”宋献策说：“我看时间不早，我们还要上别处去，就看着健妇们的射艺吧。袁将军以为如何？”“很好，我很想看看步射和骑射。我是少见寡闻，今天来这里，真是大开眼界。”“请袁将军不必过谦，操练不好，务望不要见笑。”红娘子说罢，就命人告诉慧梅，要她自己带领一队健妇，演习骑射。慧梅立刻抽一哨五十人的健妇，一声令下，一齐飞身上马，取出弓箭。慧梅自己也骑上一匹雄骏的白马，就是张鼐昨天早晨借给她的那匹马。马兴奋地腾跳着，纯白色的马身、马鬃，辔头的银饰，和骑马人的红装在灿烂的阳光相映成趣。又一声令下，五十名健妇分成五组，第一组先策马奔驰，绕场一周后，便一弯弓搭箭，向着靶子射去，每个靶子一箭。慧梅起初在原地指挥，轮到第五组射箭将毕，她忽然策马追去，马快手疾，连射三箭，箭箭中靶，惹起一片叫好喝彩之声。袁时中看得人迷，不知如何称赞的好，只是不断地点头微笑。同来的刘玉尺、朱成矩，开始一直没有说话，这时也不禁点头赞叹。朱成矩说：“唉，虽然古人中有樊梨花、穆桂英、梁红玉，也都是女中豪杰，但我只在书上读过，戏里看过，今天才算亲眼看到了真人真事！”骑射完毕，就是步射。步射将毕时，红娘子问宋献策：“还要看看别的么？是看看阵法，还是看看剑术、枪法、刀法？”宋献策看了袁时中一眼，笑着回答：“再看看剑术吧。是否可以请慧梅姑娘也亲自……？”红娘子不等军师说完，微笑点头，随即向来到一丈外等候命令的慧梅眨了一眼，有力地轻声说：“剑术！”于是慧梅又带着二十名健妇上场，舞了一回剑，她自己舞了一阵，施出几乎闯王指点的绝招。袁时中看得入迷，又惊又佩，不觉赞道：“久闻这里健妇营训练武艺精熟，今天饱览一番，方信是真正巾帼英雄，名不虚传。那位领头的女将真了不起，真了不起！”宋献策答道：“她就是健妇营的副首领慧梅将军。”袁时中连声说：“钦佩！钦佩！年纪这么轻，武艺如此精熟，实在难得！”袁时中等离去后，健妇营也收了操。大家因为今天的演习十分出色，赢得了军师和客人的赞扬，都感到高兴。营里一片喜气洋洋，好像刚打过一次胜仗。有的姑娘们围成一堆，嘁嘁喳喳地谈论起来。她们说，军师那么忙，竟然亲自陪着客人来看操，真是难得。她们也谈到袁时中，说今天算是让他开了眼界，知道咱们女流并不弱于男人。当大家谈论的时候，慧梅却在用一把刷子替白马刷去身上的尘土。她非常仔细地刷着，凡是毛稍微不够鲜亮的地方，她都决不放过，一直刷到所有的地方都在阳光下放出银辉。她是这么喜欢这匹白马，当她刷着马的时候，就想到张鼐自从襄城战役以后，天天骑这匹白马，下操，出巡。昨天，当张鼐把这匹马借给她后，她觉得骑着它特别称心，使她念念不忘它的主人，时常在心中品味张鼐将心爱的白马借给她的情意。这匹马对她就像对待它的主人一样，非常听话。当她替它刷毛的时候，它不时回过头来，用淡红的嘴唇向她的鬓边凑一凑，分明是向她表示亲热，又好像想闻闻她的云鬓上散发的香气。慧梅刷了一阵，忽然发现马垫子上有一块地方绣的花已经绽线。她赶快命一个女兵拿来针线，亲自缝好，然后重新上马，向着那条僻静的河边小路走去。这是昨天同张鼐相遇的地方，溪岸上柳枝摇曳。慧梅并没有什么目的，连她自己也不知为何到此。好像她今天才看清楚在成排的柳树中，夹着几棵桃树和李树，有些树上繁花正开，

有些花儿已经落去，在花落去的地方冒出极小的青色的果实。慧梅欣赏几眼，骑马来到河边，俯身望去，看见自己的面影，自己的鬓发，自己的红装和白马的矫健姿影，倒映水中，一阵微风吹过，影子随着水波轻轻动荡。河水清澈见底，水底下的鹅卵石，有白色的，有红色的，也有其他颜色的。白马踏着鹅卵石，低下头去，静静地饮了一阵，然后抬起头，喷喷鼻子，好像心中高兴，萧萧地叫了几声。慧梅的心中充满喜悦，勒马上岸，掏出笛子，正要吹时，却见红娘子带着几名健妇，骑马向着她这边驰来。于是她迎了上去，含笑问道：“红姐姐，你到哪搭儿去？”“我今天身子不太舒服，想到李公子那里看看，也许晚上就不回来了。”“你身子不舒服，就到李公子那里住几天吧。这里没有重要事儿，用不着你多操心。什么时候身子好了，你再回来。”“你手上拿着笛子，是不是要吹啊？我已经好久没有听你吹了。”慧梅笑了起来，说：“我正想吹，你们就来了。你想听，我就吹。”“那我们就干脆下马，到草地上坐一会儿，听你吹一阵再走吧。”她们都跳下马，坐在河边的芳草地上。红娘子举目四望，但见青天像一顶帐篷笼罩着四面青山和旷野；南方远处，大别山的高峰耸入云霄；近处河中，碧波荡漾；河岸上，杨柳轻轻摇动，处处有芳草野花；树上，鸟声悦耳。一片春日融融的景象，使她的心中十分舒畅。她想起前不久进行的襄城战役，那时，她率领健妇营也参加了消灭汪乔年的战斗，首先冲进城去的不仅有张鼐的人马，也有她和慧梅率领的女兵。而不久以后，健妇营又要随着大军去进攻开封了。当然，那时她也许因为肚子大不能去参加攻城了，但这没有关系，还有慧梅呢！想到这里，一种年轻少妇第一次要做母亲的幸福之感，洋溢在她的心中。她忽然发现，就离她坐的地方不远，有几棵李树，花朵儿大半已经落完，结出一个个青色的小李子，只有扣子那么大。她很想吃些酸的东西，想道，要是酸李子再大一点，该多么好！红娘子正在胡思乱想，慧梅的笛声响了。笛声带着浓厚的感情。吹笛者将眼前的山山水水，明媚的春光，都通过笛声表达出来；将战斗胜利的喜悦，和那不可告人的幸福的期待，也都融进悠扬的笛声之中。笛声，有时似一阵春风拂过绿茸茸的草地，散乱的羊群边走、边吃草，边发出嫩羔的咩咩叫声；有时笛声欢快活泼，像几只画眉在枝头宛转歌唱；有时激情澎湃，仿佛急风暴雨，电闪雷鸣，使红娘子联想到沙场上杀声震耳，万马奔腾。这一阵急促、雄壮、激昂的笛声过后，音韵逐渐平缓下来，好像海潮落去，月明风清，沙洲人静。又过片刻，红娘子耳边笛声断续，细得像游丝一般。她忽然记起，有一次月夜行军，荒野人静，犬声不闻，但见孤鹤在寒林上空缓缓飞过，落在沙洲，在一片苍茫中失去踪影。红娘子望望慧梅，见她神情安静，仍在吹笛，余音袅袅，似有似无。最后横笛离开嘴唇，她向红娘子微微一笑，结束了这一曲吹奏。所有的战马都好像被她的笛声引进了梦境，昂头，竖耳，直立不动，连草也忘记吃了。红娘子和左右健妇们更是听得出神，如醉如迷。当笛声停止以后，大家觉得那似有似无的笛声仍在耳边萦绕，久久地不肯消散。又过很久，红娘子才对慧梅说出一句话：“唉，慧梅，你吹的多妙啊，以后可得在我的面前多吹几次。你日后离开我，我会永远忘不下你的笛声！”慧梅说：“我怎么会离开你呀，大姐？不会离开的。”“唉，姑娘总要出嫁的。你一出嫁，我可不就听不见你吹笛子了？”慧梅满脸通红，说：“大姐！……”大家要求慧梅再吹一吹。慧梅心中高兴，并不推辞，又吹起了另一支曲子，笛声在河边和旷野里回荡。她一面吹，一面望着红娘子，眼里含着微微的笑意。在她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情，这感情是那样深厚，那样真挚，那样甜蜜，那样神秘，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。这是三百多年前的最纯洁的少女的爱情，这爱情她不能在别人面前说出一字，只能锁在心头，深深地锁在心头，但又不能完全锁住，它总是要从眼角、眉梢、嘴边和脸颊上，不自禁地、悄悄地流露出来。红娘子也望着她，心想这姑娘今天是这么快活，这么容光焕发，这么逗人喜爱，显然是遇着了称心如意的事情。这事情红娘子也能猜出十之八九。等吹完以后，红娘子使个眼色，让健妇们都离远一点，她悄悄地挨近慧梅的鬓边问道：“慧梅，昨天慧琼同你说的什么话？你两个背着我叽叽咕咕，难道真的把我当外人看待？”慧梅的脸一下子红起来，头低下去，一言不发。红娘子抱着她的肩膀，说：“你不告诉我，我也会猜到。可是你现在没有别的亲人，除了夫人，我就像你的亲姐姐一样了。你有话不该瞒着我。我知道了也好帮你准备准备。”慧梅越发不好意思，心头怦怦地乱跳，这怎么说呀？太不好张嘴了。可是红娘子在等着她，非要她说出不可。过了一会儿，红娘子又说道：“要是慧琼告诉你的是好消息，你也用不着瞒我，瞒也瞒不住。我一问夫人，就都知道了。俗话说：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人人都少不了这件事。你同我说了，我也不告诉别人，只是我心里明白了，也好有个准备。”慧梅鼓起勇气，声音不连贯地悄悄说道：“红姐，就是你猜的那件事。慧琼这个丫头疯疯癫癫，随便瞎说的。”红娘子高兴地点点说：“啊，我明白了。”她们从草地上站起来。红娘子又将健妇营的事嘱咐几句，便带着健妇们往李岩驻兵的地方去了。慧梅回到健妇营中，没有再做针线活。她想到红娘子也许要在李岩那里住几天，全营的担子落在她身上。她惟恐出一点点毛病，便到健妇营各处走走，督促大家把场地打扫好，准备下午继续练兵。她特别留神看看附近是否有曹营的闲兵游荡。她最恨曹营的一些小头目，带着兵丁出来砍柴、打猎，故意到健妇营附近窥探。将近中午时候，忽然从老营来了一个亲兵，向她传话，说高夫人刚从大元帅行辕回来，叫她马上到老营去，就在老营吃饭。慧梅感到诧异：为着什么事儿叫她这么急？但既然传的是高夫人的口谕，她就不敢怠慢，赶快骑上马，带了几名健妇，向老营奔去。慧梅在健妇营中伊然是一员女将，可是一回到高夫人的老营，好像立刻又变成了一个没有长大的姑娘，嘻嘻哈哈地同姐妹们说说笑笑。老营的姐妹们因为现在难得见到她，所以也都围拢来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说得

非常热闹。慧梅抽空问了慧英一声：“夫人叫我来，有什么事啊？”“夫人在等着你呢。你快去见她吧。我也不知有什么事。”慧梅赶紧走进高夫人住的上房，只见高夫人一个人坐着等她，好像有什么沉重的心事。慧梅向高夫人行了礼，说：“夫人，我来了，不知有什么吩咐？”高夫人笑了一笑。慧梅觉得这一笑好像和往日不一样，感到奇怪，不敢再问，低下头等待高夫人吩咐。高夫人望着她，心中迟疑，有话欲说又止。破例点头要慧梅在她的对面坐下。慧梅不肯就坐，心中越发诧异。过了一阵，高夫人勉强含笑说：“我刚刚从闯王那里回来，是他吩咐我把你叫来，告诉你一个消息。你猜一猜？”慧梅的两颊飞红，很不自在。她心中暗说：“八成是慧琼所说的那件事儿，今天就对我言明！”她装做什么也猜不到，说：“我从哪儿猜起呀？我猜不出。夫人，请吩咐吧。”高夫人轻声说道：“慧梅，我说，你莫要不好意思。我说，是你的喜事。……”高夫人仍不肯直然说出，将慧梅拉近身边，打量着慧梅的通红的脸，似乎还感到慧梅的心跳声音。她担心她把话说出后慧梅会受不了，可是不说出如何能行？停顿片刻，她终于下了狠心，绕着弯子说：“慧梅，早饭后不久，闯王派人来将我叫到行辕，牛先生和宋军师都在那里。他对我说：慧梅是从小在我们身边长大的，这些年来也立下了汗马功劳，如今已是大姑娘了。他想收你做义女。叫你来就是告诉你这件事儿，从此以后你就是我们的义女了。”慧梅听罢，喜出望外，扑通跪在高夫人的面前，眼里滚出热泪，说：“我真想不到大元帅和夫人想得这么多，我哪一生烧了好香，蒙闯王和夫人起小救了我的命，抚养成人，现在又收我做义女！我这一辈子只有跟着夫人，粉身碎骨也要尽孝尽忠！妈妈！……”她硬咽得说不下去，几乎要痛哭起来。高夫人的心中难过，不住流泪。确实，她同慧梅不是一般的感情。她知道慧梅父母双亡，家里没有别人，只有一个弟弟也早死了。所以慧梅今天的激动心情，她完全能够领会。可是她还有一半话没有说出。她感到为难，不知这话应该怎么说出才好。她用袖头揩揩眼泪，对慧梅说：“你起来吧，这收你做义女的事还要对大家说明，让大家庆贺一番。”她命一个女兵把老营中的将领、眷属和她的男女亲兵都找了来，把收慧梅做义女的事向大家说了。大家纷纷向高夫人贺喜并议论起来，都为慧梅感到高兴。高夫人的心中沉重，脸上勉强堆笑，同大家周旋。李过的妻子黄夫人平日因身体多病，寡言少语，此刻因心中高兴，也凑着热闹说：“各位婶娘、大嫂，你们知道为什么我闯王二叔和二婶娘只收慧梅做义女，不收慧英？”这一句话提醒大家。郝摇旗的老婆范氏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，立刻接着话茬说：“嗨，这奥妙如何能瞒住我呀！这事儿是小秃头上的虱子，明摆着的。人人都说夫人身边有两对金童玉女，双喜和慧英是一对，张鼐和慧梅是一对。双喜已经是闯王和夫人的义子，终不能叫慧英作为义女，那不是让双喜和慧英成为兄妹之亲？……慧英，你别跑，别跑。你郝婶儿说的是实话，好姻缘终成匹配！至于张鼐，他不是义子，就是为留待今日招为义婿。今日闯王将慧梅收为养女，……啊啊，慧梅也跑了，也跑了！”范氏想把慧梅拉回来，但是没有抓住。她快活地笑着。妇女们哄堂大笑，称赞高夫人的身边有这么好的两对金童玉女，真正难得。高夫人又强作笑脸，心中酸楚，暗自说道：“唉，你们怎知道已经打碎了一个玉女！”高夫人因必须赶快将闯王已经决定的婚事向慧梅说明，她对大家说，她已经吩咐中午准备几桌酒席，请大家一起快活快活。因吩咐得迟，酒席尚不会马上准备就绪，请大家暂且回去休息，待会儿她命女兵们催请大家光临。大家听了这话，又看出来高夫人似有心事，便一个个退了出来。上房留下的全是她的女兵。慧英和慧梅重回到她的面前，脸上余红未消，态度很不自然，但高夫人从她们的害羞的眼睛里，看出来她们的心中都怀着幸福感情。她使眼色让女兵都退出，让慧英也退出，独把慧梅留下。她拉着慧梅的手，望着慧梅的充满着感激之情和害羞的眼睛，暗暗地用慈母般的心情为她的婚事难过，低头说道：“慧梅，我还有一句话，也要对你说。这话不是我的意思，是闯王的意思，他让我跟你说。当然，他是一军之主，又是一家之主，他的话说出来，你做女儿的可得听啊！”“只要是闯王吩咐，叫我死，我也不会眨一眨眼睛。”慧梅说着，心里却觉得奇怪：什么事，夫人会用这种口气对我说呢？高夫人欲言忽止，轻轻地叹了口气。

[我要入编](#) | [本站介绍](#) | [网站地图](#) | [京ICP证030426号](#) | [公司介绍](#) | [联系方式](#) | [我要投稿](#)

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© 2003-2008 Email: leisun@firstlight.cn

